爱历下 写历下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协办:历下区作协 邮箱:qlwbqst@s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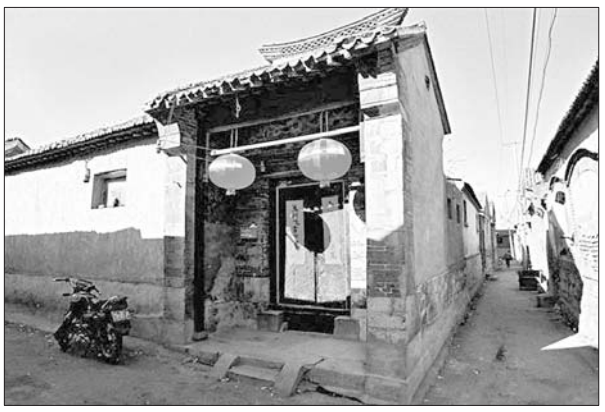
金菊巷里的“老字号”

实录

□雪樱

偶然机会,逛芙蓉街的时候,我路过金菊巷,走进去后竟惊喜地发现了几处老宅子。

金菊巷在芙蓉街以北,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东接西更道街,西连芙蓉街。金菊巷的来历很是引人联想:相传这里曾经住着一个财主,他有个年轻美貌的妻子叫“芙蓉”,后来又娶了二房叫“菊花”。菊花一心争当正房,她让财主将自己居住的街巷以她的名字命名。财主找算命先生出主意,算命先生让财主做一朵纯金的菊花,并买通地方,将此地改名为“金菊巷”。穿梭在巷子里,不过百米长,很不起眼,却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燕喜堂饭庄、咸宜钱庄、英华斋装裱店等老字号都诞生在这里。



燕喜堂饭庄,过去是济南餐饮业的老字号,也是济南四大鲁菜馆之一,据说开业时正是南燕北归的季节,主人便给饭店起了这样的名字,寓意燕子报喜。金菊巷1号、3号院落是燕喜堂的旧址,前者为东院,后者为西院。我有幸在一本书中见过1号院落的老照片:院落建筑比较简单,黑漆大门嵌在正中位置,没有柱子,屋顶呈曲线状向天飞翘,山墙没有任何装饰。1号院落是为顾客提供休息和存放杂物的四合院,里面有通脊的三间正房,略显破旧,极具特色的是,明间屋架略微高于左右两个房间,整个屋面呈波浪形,远远望去,正脊像长龙一般蜿蜒,随着屋面起伏,给人以绵延的美感。

3号院是燕喜堂的店铺,前后两进院落,有18间营业室,可容纳200余人用餐,可满足承接婚丧嫁娶等露天大宴席的需要。主院的门楼比东院的高大讲究许多,门楼屋架两层椽子排出,山墙墀头雕刻着精美的鲤鱼图像,寓意燕喜堂“生财有道”、“年年有余”。父亲说,小时候他跟着爷爷来燕喜堂吃过饭,还是亲友当兵临走前送行设宴,那规格可谓“高大上”。其中,用大明湖蒲菜做的“奶汤蒲菜”特别有名,称为“历下风味”,平民百姓很难吃得起。

金菊巷里游人很少,和芙蓉街的喧闹形成鲜明对比,匆匆路过的人,大多是在此租房的外地人,令人感到几分苍凉,抬头仰望,或许只有那些民宅老建筑,见证着昨日的繁华场景。

金菊巷5号门楼后面有座老宅子,建筑非常豪华,正门是青砖黑瓦的门楼,石匾上写着“咸宜”两个字。屋顶由砖瓦拼砌成的镂空正脊,两端是高起屋面的垂脊;而门洞墙面也非常考究,用青砖砌筑而成,中间的石门套上部,由五个蝙蝠簇拥着正中的“长寿”二字,象征“五福捧寿。”相传,民国时期,金菊巷5号是“季家金店”,老板是季宝亭,后来他因为舍命不舍财,被“燕子李三”取走了项上人头,咸宜由此走向败落,沦为烟花之地,即咸宜风月。旧时,人们在隔壁的燕喜堂吃完饭后,过来到咸宜风月寻欢。

相比之下,金菊巷7号宅院建筑较为简洁,院门只是一个平矮的墙洞,进门洞是一条南北狭长的甬道,甬道过道东与5号院相同,此宅院是5号院的附属院。宅院楼体分为两层,楼下是独立而且相互连通的院落,现在都分割成小格间,租赁给好多人家,房租比较便宜。

7号宅院居住的许女士是个老济南,她讲过这样一件事情:1999年的一天,有位台湾老人拄着拐杖出现在金菊巷,逛遍5号宅院和7号宅院,老人很有礼貌地向许女士询问,“这个院子什么情况?那口井还在吗?”事后,许女士才知道,这位老人姓季,正是当年咸宜的房东,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了台湾,而他所说的那口井,原来是在9号院内。

故地重游,当年的院落已经面目全非,燕喜堂也成为昨日风景,这不禁叫人感慨万千:往事如烟,我们该怎样轻放心底的乡愁?静静仰望,巷子狭窄的天空,多么像历史的更迭变迁,风云变幻,不可掌控,唯有心底泛起的几圈缱绻情丝,方可获得些许安慰。

令人欣喜的是,金菊巷的几处院落里还能找到泉子,6号和11号院内的分别有一处无名泉。燕喜堂所在的1号院今天成了一设计公司的办公场所,塑钢门窗和周围的古朴建筑怎么看都有些不搭调,但是,这正是现代发展和传统文化的交融。这使我想到董桥先生的一句话,“其实我就喜欢这种传统和现代结合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浮萍,有现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

【休闲地】

白雪楼看戏

□朱风翠

说到趵突泉的白雪楼,大多数济南市民都知道,但白雪楼的前世今生是怎样的,就未必个个清楚了。刚刚过去的这个重阳节当日,在趵突泉公园的白雪楼津津有味地看了一场戏,好几天过去了仍让我感到意犹未尽。

据了解,白雪楼位于趵突泉南侧,原来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攀龙的藏书处。李攀龙是济南历城人,字于鳞,号沧溟居士,中国文学史上“后七子”的领袖(后七子为李攀龙、王士祯、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他倡导文学复古运动,并写下了不少出色的五言、七言,有人称之为“三百年绝调”,并著有《沧溟先生集》。1543年他考中进士,1553年任陕西按察副使,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辞职东归,在济南东郊的鲍山下和大明湖畔建藏书楼,均起名为“白雪”,取自战国楚人宋玉《对楚王问》赋中“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之意,表明自己孤高自许,不入流俗。李攀龙去世几十年后,明万历年间,山东按察使叶梦熊感慨昔日的白雪楼不复存在,便用自己的俸钱在趵突泉李攀龙少年时的读书处沧源附近建造了一座白雪楼以作纪念,后因年久失修毁坏。现在的白雪楼是1996年重建的,主体300多平方米,是一座带戏台式仿古二层建筑。楼上房檐下悬挂着1803年金光悌所书的“白雪楼”匾额。迎门匾额“泺源讲社”四个字是山东著名的书法家魏启后所书。两边抱柱楹联“人拟古今双学士,天开图画两瀛洲”取自边习的诗句,正厅内陈放着李攀龙全身坐姿铜像。他低眉紧蹙好像在沉思,厅内是由其弟子及当代名人所题写镌刻的诗文匾额,墙上悬挂的《会友图》,再现了李攀龙先生当年传诵诗词的胜景。

重阳节那天,从趵突泉东门进入,先参观了李清照纪念馆与易安旧居、尚志堂,又观看了驰名中外的三股水后,我便坐在藤萝架下喝泉水大碗茶歇息。泉畔品茗在济南有悠久历史,听老人讲,在护城河和芙蓉街及曲水亭一带,泉水泡茶曾非常兴盛,即使是在现在,曲水亭边,泡茶休憩的居民也时常可见一碗大碗茶端上来,顿觉一股茶香扑面而来,喝下去沁人心脾,顿觉神清气爽。更让我感到惬意的是喝茶后,在旁边的白雪楼戏台观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戏剧演出。为什么说别开生面?因为舞台不算大,更算不上豪华,台下几排用木板搭起的座位更是有种浓郁的乡土味,但就是如此,满场不仅座无虚席,还有不少站着观看的观众。再看台上,不论是锣鼓伴奏者还是登台演唱者,都是着装朴素的戏剧票友。可就是这帮接地气的票友,却能一连串演唱出京剧、豫剧、吕剧等经典剧目,引得台下阵阵掌声。我虽不是戏迷,却被深深地感染和打动。

前几年去杭州游览,曾观看过《印象西湖》、《宋城千古情》等演出,观者好评如潮,也加深了我对杭州的印象。当时我在想,这种文化演出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对杭州来说更是一种文化的提升和宣传。其实,在趵突泉能观泉戏水、喝茶品茗的同时,再能在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后七子”领袖的李攀龙白雪楼,观看到简约并不简单的戏剧票友演出,我想,这种接地气的大众文化活动则更加耐人寻味,久久难忘,又何尝不代表着一种城市文化呢?

【口述城事】

在山师读书的美好记忆

□金翠华

我常常怀念我大学的老师。我是1961年考取山东师范学院的,那是一个物质贫乏到吃不饱饭的年代。每每在课间操时,早餐吞下的二两馒头和一碗稀粥已消化殆尽,饿得瘪瘪的肚子开始闹别扭,闹得人坐立不安。那一刻,我最盼望的是上课铃快响。

几十年后,我曾向那些从来没尝过饥饿滋味的学生说起这件事,他们丰润的脸上绽开理解的笑容:“心有灵犀,老师,我们也盼望铃声响,再响四次,就可以饱享午餐了!”——不,亲爱的,不单单是这样。我盼望的是尽快享受老师为我们准备的知识大餐,使我忘记饥饿。宽敞的合班教室,不像现在有投影有录像,我们有的只是白墙上那块长长的黑板,它就像朱熹笔下的半亩方塘,清澈的思想,深厚的知识,随着老师亲切生动的讲授,宛若天光云影从黑板上涌流下来,灌注着我们年轻饥渴的心。老师们常说:给学生一桶水,你要有十桶水的储备。于是,黑板的右侧,每一堂课都会留下老师储备的参考书目。毕业前,我曾把各门课的参考书一一计算,必读书目共380本。

进入新世纪后,许多具有现代意识的书籍从国外源源流入。有一天,我在一本介绍美国教育的书里看到一句话“习惯——决定成败的细节”,文中介绍了许多培养习惯的实例。读着它,心里百感交集:西方教育家所说的,我的老师们五十年前就已经实践了。感谢我的老师,正是那些必读书目给了我良好的阅读习惯,以至于不论在什么环境,哪怕是在敲锣打鼓、人声鼎沸的喧闹中,我只要拿起一本好书,立即就能钻进书里,心情澄净,胸怀开朗,随文遨游,享受书香的恬美。

今天的学生经常问我,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我的回答是: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看过的书或许一本都用不上;然而,对于我的人格成熟和生命的长进,我读过的书籍全部都用上了。是的,那些恩慈、诚信、良善,那些仁爱、节制、谦卑,那些温柔、公义……人类应具备的诸多美德,像明灯一样照彻我的心,时时启示我自省自察,不敢懈怠。

我知道自己的愚拙,我说的话、写的文章,没有一样是我与生俱来,或是我发明创造的,所有这一切全是后天学来的。它们融进了我的生命,使我的生命丰盛,丰盛到我说话、写文章时,没有了别人的色彩,有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特色——不在乎它比别人的好还是不好。

我一无所知地来到人世间,如今竟拥有了这么多。天地人间、万事万物皆为我师,叫我怎能不感恩呢?

【饮馔琐忆】

武家庄的柿子红了

□李振声

济南的秋天是诗意的,但每个地方韵味不同。晚秋时节去了趟长清武家庄,发现那里的诗韵带有浓浓的火红色,火红的太阳,火红的山野,火红的村庄,置身其中,仿佛自己也随之燃烧了起来,浑身上下有种火辣辣的感觉。这感觉,来自漫山遍野的红柿子!

武家庄地处泰山之阴,灵岩之阳,尽管七沟八梁,岭多地薄,却有充足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习习的山风,涓涓的溪流,柿子树本来就有不恋沃土、不争水肥、无需修整、甘于寂寞的平民性格,当年它们的鼻祖来到这里见到这么好的生存条件喜不自禁,高高兴兴认了武家庄人为宗亲,这一待就是上千年。千百年来,朴实厚道的武家庄人真的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茬茬嫁接,一代代更新,如今更是成了远近闻名因柿致富的“柿子之乡”。

走在武家庄的山野,宛若走进红彤彤的童话世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上,叶子已被秋风扫落,只有裸露的枝条像美女光洁滑润的手臂,提着鲜红的灯笼,高举耀眼的火炬,照着山谷,映着蓝天,衬着白云,让宁静的山庄透出一股飘逸的仙气。远处飞来几只喜鹊,抖动美丽的羽毛,高翘长长的尾巴,从一棵树落到另一棵树,从一根枝跃到另一根枝,蹦蹦跳跳,随心所欲。这些小天使们太惬意了,吃一口柿子,唱一句山歌,把尖尖的嘴巴都染成了红色。有只喜鹊不小心站到一只熟透了的大红柿子上,柿子不堪承重落到了地上,“啪”的一声摔成一团红泥儿。喜鹊们吓坏了,“扑啦”一声落荒而逃。

看着小精灵远去的身影,我有点担心,等柿子都收完了,它们是否还能如此逍遥自在?一位老乡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这个大可放心,我们山里人收柿子从来不会把它们全部摘光,每棵树上都会留上几只,那是专门留给鸟儿们的口粮,足够它们吃上一个冬天。经他这么一说,我又糊涂了,乡亲们辛辛苦苦种出的果实,难道还要给鸟儿们分享?老乡说那是必须的,鸟儿们有功,是树的医生,有它们防虫治虫,我们从来不用喷洒农药。像这样的功臣,难道不该犒劳奖励?听了这话我有些感动,多么质朴厚道的乡亲们啊!

在一棵柿子树下,有人正在收获柿子,双手高举细长的竹竿,竹竿顶端绑着个铁钩,下面有个铁环,铁环上面套着布袋,柿子被铁钩钩住,只那么轻轻一转,便顺从地落进了袋里。那人见到我们,赶忙把竹竿靠到树上,一边搓着手掌,一边表达歉意:“刚摘的柿子不能吃,没法让你们尝鲜。怠慢了远道来的客人,实在不好意思。”

说来也怪,柿子这东西挺特别的,别的水果只要成熟即可食用,可它偏偏拧着,不经过加工就吃,会涩得你有找不到嘴的感觉。农家人给柿子除涩,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种叫做“暖柿子”,即把柿子放到温水中浸泡,用温暖软化它的内心。水的温度及浸泡时间需根据柿子的成熟度而定,用此法“暖”出的柿子脆生生的口感特好。另一种方法叫做“烘柿子”,即把柿子连枝带叶一块砍下挂到墙上,让阳光慢慢地烤,霜雪一点点浸,用时光老人的耐心把它们变红变软。严格说,“烘”柿子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柿子,因为它的果肉已变成了果汁,薄薄的皮下裹着蜜一样的原浆,用吸管一吸,“哧溜”流进肚里,“唰”的一下甜遍了全身。

夕阳西沉,暮色渐浓,我们沿着崎岖的小路慢慢下山。我摘下一个大红柿子拿在手里,扯一根青藤做提系,拔一把小草当流苏,用树枝轻轻挑着,照亮我们回家的路。

本版投稿邮箱:qlwbxujing@sina.com